

1308
長汀文史資料

楊成武

第二十三輯

长汀文史资料

第二十三辑

(内部发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福建省长汀县委员会

一九九四年六月

《长汀文史资料》第二十三辑目录

长汀·厦门大学·萨本栋……………胡善美（1）

回忆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……………沈荣茂（14）

职教十年回顾……………长汀职业学校（25）

老一辈革命家关怀母校

——长汀一中……………任全（41）

尊师用贤，奋发图强……………梁信彬（46）

龙山书院——长汀一中……………毛星（49）

知难而进办好学校……………梁信彬（53）

五十年代小学工作的片断回忆……………张涛（60）

六十年代山区办学的有心人

——包金荣……………吴淮南（65）

关于官立十八小学……………曹培基（72）

白石学校简介……………曹培基（75）

清代名画家上官周传……上官国理 邹子彬（77）

长汀·厦门大学·萨本栋

胡善美

①

原复旦大学校长、上海市政协主席谢希德同志，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，是中国科学院为数不多的女学部委员之一，她说：“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，萨本栋校长治学严谨，优胜劣汰掌握得很严格。在十分艰苦的办学条件下，厦门大学仍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学生，也为我后来的深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这段短暂的大学生活，至今仍使我难以忘怀”。

校长萨本栋是当时厦门大学学生最崇拜的师长之一，治校成绩斐然。我曾整理过一篇短文，刊登在《长汀县文史资料》1986年第10期，至今时隔多年，又发现了许多有关的珍贵资料，再辑录整理如下，供研究家参考。

(一)

萨本栋的先祖，是来自西域的色目人。萨本栋少年时代在福州求学，毕业于清华学堂（清华大

学)。后来考取庚子赔款公费赴美国留学，先入斯坦福大学学习机械专业，后又进麻省武斯特工学院学习物理专业，25岁获物理学博士学位。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。

1935年9月，萨本栋应邀为美国俄亥俄大学的客座教授，在电机工程系讲学。这是破格聘任，连年迈的教授也来听讲。由于他在教学与学术领域的突出成就，被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接纳为外籍会员。1937年3月，萨本栋从美国讲学归来，续任清华大学教授。

当时，恰逢倾资办学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，因经营橡胶失利，资财亏蚀，遂将其所创办的厦门大学献给国家。

1937年7月1日，国民政府教育部经行政院批准，改私立厦门大学为国立。并于7月6日，任命萨本栋为国立厦门大学首任校长。

萨本栋，这位在电机工程学上造诣高深、成就卓越，在国内享有盛名的学者，接到任命书时，曾考虑再三，去还是不去呢？最后，为了发扬陈嘉庚毁家兴学的伟大精神，为了把厦门大学办成著名的、具有特色的高等学府，为家乡培育优秀人才，萨本栋毅然就任了。

行前，有人对他说：假如蒋介石召见，问你年

龄，你最好不要照实说只有三十七岁，不妨增加两三岁，因为一个国立大学校长，年龄不应在四十岁以下。

这年7月26日，萨本栋正式上任。10月间，日本侵略战火临近厦门，为了保存“南方之强”的高等学府，厦门大学急需内迁山区。

迁到哪里去呢？

(二)

长汀，虽然关山阻隔，交通极为不便，但战火不可能波及闽西。萨本栋认为，即使日本侵略军入侵闽西，厦门大学还可以从长汀向广东或江西后撤，所以，他极力主张把厦门大学迁往长汀。

当时，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，坚持要把厦门大学迁到战时省会所在地永安去。萨本栋据理力争，官司打到中央，最后以萨先生的主张胜利而告终。

1938年春，陈仪在一次省政府举行的“总理纪念周”的讲话中，指桑骂槐，指责福建省和福建人。4月6日，萨本栋先生在厦大十七周年校庆盛会上演说，针锋相对，批驳陈仪的谎谬指责。厦门大学学生自治会刊物《唯力》，刊登了萨校长的演说词，他的演说义正词严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，其

中部分要点是：

到了一个新地方，要先了解当地风俗人情，再谋改革方法，不要自视太高，目空一切。

转入乡村，不应常说“这地方很糟，什么东西都没有”，应时时想“此地尚好，还有不少人才”。

不要因为韩复榘，而小看我国抗战的军人；不要因为汤尔和，而骂尽所有留日学生；不要因为郑孝胥，而怀疑个个福建人；也不要因为傀儡戏演员（指汉奸）中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就自毁敌人视为眼中钉而方在萌芽中的我国高等教育。

（三）

1939年秋，诡计多端的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，要求教育部将原独立办理的医学院、农学院连同新办的法学院，合并为省立福建大学，企图在这基础上，吞并国立厦门大学。1940年3月初，教育部电令国立厦门大学应改为国立福建大学。省立福建大学缓办，所筹办的法学院，归并入国立厦门大学。

消息传至长汀，立即遭到厦门大学师生的强烈反对。校长萨本栋愤怒至极，当即向教育部申述：厦门大学是陈嘉庚先生倾产兴办的，改为国立仍不变校名，更不能并入他校。

“厦门大学被改名了！”

“厦门大学要被吞并了！”

全国各地的厦门大学校友会提出了抗议，纷纷致电教育部和陈嘉庚先生。

那时，陈嘉庚先生已率南洋华侨慰问团自新加坡回国。3月26日抵达重庆，在与行政院长孔祥熙、教育部长陈立夫谈话中证实了此事。

陈嘉庚深感问题的严重。那样一来，暂迁长汀的厦门大学，战后势必迁到省会福州，顿时气愤满腔。

3月31日晚，陈嘉庚参加国民参政会举行的茶话会，他便公开质问：“这种任意将厦门大学改名，摧残华侨创办的学校的行为怎不使华侨寒心？怎能不影响筹赈和侨汇收入？”

陈立夫被质问得狼狈不堪，两天后他亲访陈嘉庚先生，表示此事从此作罢，决不再提。

4月初，长汀厦门大学萨本栋校长，接到陈嘉庚自重庆来电云：“校易名事，庚不赞同，已作罢议。”厦门大学易名的事，乃告烟消云散。

陈嘉庚先生离开重庆，到延安及全国各地慰问视察，11月9日经龙岩抵达长汀，第二天在厦门大学礼堂用闽南话作长篇讲话，由秘书李铁民翻译为普通话。陈嘉庚先生说了挫败当局要将厦门大学易名的经过说：“我还没死，谁敢这样做？”这句话

刚讲完，厦门大学师生报以雷鸣般的掌声

(四)

萨本栋治校，不讲私情，反对利用职权谋私。他曾明确规定，学校领导不得搞裙带关系，不能安插自己的亲属。

校长自己带头执行。他的夫人黄淑慎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，具有相当的学识，而且身体很好，萨本栋连一般教员也未让她当。只是在学校未聘请到体育教师前，由她代了一段体育教学工作，属于义务性质，不领工资。在萨本栋的以身作则下，学校其他领导和教职员，也都不敢讲私情，不拉裙带关系，校风甚为端正。

在招收新生的时候，萨本栋严格执行教育部统一考试、择优录取的规定。他的弟弟萨仕煊，高中毕业后报考厦门大学，他问弟弟：“你报考几个大学？”

“就报考一个厦门大学。”仕煊回答道。

萨本栋听了责怪他：“你怎知道厦门大学一定会录取你呢？”

意思很明白，我萨本栋是不会给你开“后门”的。结果是，仕煊以优良的成绩被厦门大学录取了，的确是从正门进校的，

萨本栋不畏权势，坚持原则。当时，长汀驻军军长韩文英，为其儿子免试进入厦门大学的事，亲自到学校“拜访”校长，被萨本栋当面拒绝，告诉他必须照例通过考试，决不能特殊或破例。

海军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，给厦门大学写信说，如果能允许他的儿子免试进入厦门大学读书，愿将马尾造船厂的某些机械设备，送给厦门大学办工科。这件事也被校长萨本栋所拒绝。他拿着这封信，给教授看：“难道可以把学校的规章制度拿来作交易吗？”广大教职员们，无不叹服萨校长治校的严格。

(五)

萨本栋爱护青年学生，深恶强权暴力。

1940年，陈仪密电萨校长，要他借故开除有“异党嫌疑”的四个应届毕业生，以便让军警逮捕。

萨校长看完电报之后，非常气愤，立即复电：“电悉。查该生等并无违反校规行为，碍难借故开除。”

不久，一份进步学生的黑名单也交到了厦门大学，省保安处几次派人来长汀逮捕厦门大学学生，都遭到萨本栋的严正拒绝。他说：“我是校长，家

长把子女交给学校，教育学生和保护学生，就是我的职责，外界不得干扰。如果任意要求学校开除或逮捕学生，那学校就办不成了。”

有一次，萨本栋因公要去永安，而保安处处长黄珍吾正赶来拜访萨校长，他便要黄珍吾当面作出不在学校抓人的承诺。

1943年夏天，一位女同学在毕业离校上汽车时，被长汀宪兵队扣留了。萨本栋知道后，到处奔走营救。宪兵队以学生已离校为借口，不许学校保释，还无理不供给被扣女同学的伙食。萨校长特地组织同学送饭进监，直至她被押往永安为止，前后达一个月之久。

(六)

“自强，自强，学海何洋洋，谁与之探，输文其藏。鹭江深且长，致吾知于无疆。吁嗟乎，南方之强。吁嗟乎，南方之强！”

这是厦门大学的校歌，回荡在山城长汀。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中，越能锻炼青年人的意志。校舍及生活条件虽然简陋艰苦，但师生们心里却很充实。

战争硝烟摧毁不了科学的宫殿，长汀山城校舍里那一盏盏被战争的阴霾所笼罩、被乱世的狂风所

摇曳的煤油灯，仍顽强地亮着、亮着。

萨本栋校长极力提倡“朴实”的学风，反复告诫师生“不要大吹大擂”，“应加紧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。”抗战形势的艰危，山区条件之粗陋，学生家境的贫寒，使同学们受到了真正的锻炼。

一位穷苦的学生这样写道：“正因为是处在山城中，大都市的一切繁华喧嚣，都不会烦扰我们，反而使我们无形中养成了朴实的风气，这对我们这个穷小子，特别方便。没有钱做西装，可以穿棉布学生装，因为在这里穿西装的只是凤毛麟角的例外；没有钱穿皮鞋，可以穿布鞋、草鞋（布质的草鞋），因为在这里穿布鞋、草鞋的，也大有人在。就这样，布鞋草鞋伴我度过了4年的大学生活：而在交际上，并没有降低身份的感觉；在学习上，更没有被不良的嗜好所引诱。”

由于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，学生们特别懂得珍惜时间，学习效率也特别高。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，上午上课，下午忙着做实验，几乎没什么可以喘息的机会。无论上课或节假日，无论在图书馆或室外，学生们不是温习功课，便是阅读课外参考书。这种勤勉的风气，是造成厦门大学声誉大振的主要原因。

(七)

萨本栋自编的教材《普通物理学》和《普通物理学实验》，已于1933年和1935年用中文出版，取代了英文教科书，获得了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普遍赞赏，而且一次次重印，被许多学校选作课本。

言传身教的萨本栋，在长汀厦门大学教过《电工原理》、《微积分》、《交流电路》、《直流电路》等课程。虽然担任了校长职务，一大堆校务工作，每周还要教12至16节的课。更使人感动的是，在他有病连弯腰拾粉笔都很困难时，仍坚持给学生上课。有些课程内容难度较大，同学们听不懂，提出问题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回答。

有一次，萨本栋在上物理课时，忽然中途停讲。他说：“你们自修吧！”说罢就匆匆离开教室，向校长办公室走去。同学们以为他有什么公务要办理，所以才临时停讲。

到下次上课时，萨校长却很抱歉地解释说：“我前次讲课时，忽然触类旁通，在脑海中解答了一个我久悬未决的物理学问题，乃中途停讲，赶紧到办公室，把解答方案写下来。”

(八)

据说，有一次，萨本栋对人提及：“爱因斯坦的《狭义相对论》和《广义相对论》，据说全世界只有七个半人懂得，我勉强算是半个吧！”——这是在厦门大学员工中流传颇广的一则趣闻。

在一次集会上，萨本栋提到他待人处世的哲学是：“比好人更好，比坏人更坏。”在实践中，人们看到他确实是比好人更好，而“比坏人更坏”的信条，只是口头说说而已，别人没有看到其具体事例。

1944年，萨本栋因公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，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和他有交往，程对人说：

“萨本栋先生乃天下第一君子。”

1945年，萨本栋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。他离开长汀，前往四川重庆时，几百名师生与萨校长依依告别，情景十分动人。

萨本栋有两个孩子在美国读书。长子萨支唐教授，是一个著名的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，前几年他先后从中国科技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上海科技大学接收了4名访问学者，并曾回国访问讲学。

萨夫人，先在香港定居，后来也到美国，攻读

数学博士学位，在美国任教直到退休。80年代初曾归国访问。她是一位个性坚强、善于独自拼搏的女性。退休后得了癌病，在一个老人院里居住，记忆衰退，说话也有困难。1992年3月，谢希德同志到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厄尔巴那访问时，曾去老人院探望过萨师母。

(九)

厦门大学迁到长汀，是长汀的骄傲与自豪；对长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事业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长汀，在尽可能的范围内，宜抓紧时间搜集厦门大学在长汀期间的各种资料（尤其是实物资料），开设专门的陈列馆，保护好当年留下的校舍，雕塑陈嘉庚、萨本栋先生等的铜像（或石像），筹建长汀厦门大学校友会（或出版有关纪念册），让中外游人参观。当年，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、英国学者李约瑟，还特地访问过在长汀的厦门大学，足见那时的厦门大学在海内外有巨大的影响。

不久前我到了厦门，在厦门大学的校园里，萨本栋的墓地经过了整修，高大墓碑上镶嵌着萨校长的头像雕塑（铜质的），他的两眼炯炯有神，放射

出一代学者严肃、慈祥的光芒，令人敬仰。墓地左后壁，镶着一块刨光的花岗石，石上刻着著名散文家郑朝宗教授的《萨公颂》，他把萨校长的丰功伟业一一细说，非常感人。其中所述几乎大部分是萨先生在长汀期间的事迹。

萨本栋校长呕心沥血，在长汀大地上流下了血汗，长汀人民是铭刻在心、永远不会忘怀的。

1993年11月初写于

福建科技出版社

回忆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

沈荣茂

六十年代，我县创办了一所半农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。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，使这所新生的高等学府夭折。从创办到下马仅四年有余。时间虽短，实难忘怀。

一九六四年七月，福建省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。大会期间，原副省长兰荣玉、刘永生，原省委副书记伍洪祥，原厦大党委书记陆维特和长汀出席省人代会的代表郭宇威（当时的县长）雷开华（当时的汀师副校长）等，在讨论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提出的发展教育事业，推行半工半读、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时，认为长汀县历史悠久，土地革命时期是闽西政治、文化、经济中心，素有“红色小上海”之美称；抗战期间，厦大曾迁到长汀县城，文化教育事业较为发达。据此，提出要在长汀县创办一所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。并议定，校址设在四都楼子坝，（该村是红色革命基点村，是汀瑞游击队的活动范围，山多、田多，资源丰富）；教师和教